

8000块工钱没要到

民工老张莫名坠楼

3天前,38岁的河南固始民工张士华陪着妻子丁志萍,去服装市场挑了一套绣着“喜羊羊”图案的棉衣。

“6岁的女儿要来南京过年,她在电话里说,要‘喜羊羊’的新衣服。”丁志萍说。但他们的女儿再也见不到爸爸了。

昨天上午9点左右,张士华从河西和府奥园建筑工地6楼坠下,摔死在冰冷的水泥地上。就在死前一天,他曾经来这个工地找包工头要工资,因工资结算标准不同发生争执,张士华被对方打伤。

□实习生 季铨 快报记者 常毅

妻子目睹他从6楼坠下

张士华坠楼的地方,是和府奥园工地一幢尚未完工的楼房。楼房建到了七八层高,周围搭满了脚手架,围上了绿色的护网。六楼靠近中部的一处护网被撕裂。“他就是从那里坠下的。”昨天上午,一名工人指着护网上的缺口对快报记者说。

张士华摔在楼下的水泥地上,那摊血迹已被黄沙掩上。张士华坠楼时,楼下有很多工人围观。但面对记者的采访,他们一个个却摆手称“不知道”“不清楚”。

在工地僻静处,一名中年工人悄悄告诉记者,“可怜啊,为了要工资,命都丢了。”跟以往不少为讨薪而上演“跳楼秀”的工人不同,张士华站上六楼后,没有喊什么话,也没有等待很久,就从楼上一跃而下。楼下,他的妻子哭喊着,目睹了丈夫的死亡。

“送到医院时,人已没有呼吸、心跳和脉搏。”明基医院医护人员说。在抢救室外,张士华的妻子丁志萍因为受到刺激,神志不清,坐在轮椅上不停地哭喊。张士华的妹妹一番哭喊后,突然浑身抽搐,不能言语,也被医护人员抬进了抢救室。

和府奥园的施工方是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。在工地项目部,几位负责人正在议论着刚才发生的事。“这个工人离开这里已半年了,说是回来找小工长要钱的。”一位负责人称,当天上午,他们在办公室听见外面传来喧哗声,说有人要跳楼,“我们跑出去时,人已跳了下来。”

这位负责人说,事前没人注意到张士华是怎么上楼的,工地安全员发现后,就往楼上跑,但没跑到六楼,就出事了。“他昨天来过,跟他的工长发生了矛盾。”办公室里,几个负责人都否认有“欠薪”一说。“张士华跟工长是因为结算标准的事吵起来的,张士华被打伤后,工长也被派出所带走,到现在都没回来。”

工资没要到反被打伤

项目部所称的“小工长”叫陈兵(音)。去年5月至7月,张士华在陈兵手下做钢筋工,当时双方口头约定,每日工资为95元。

“干到7月份,张士华觉得工地上的工友都欺负他,脏活累活都留给他,忍受不下去,所以提出了辞职。”丁志萍说。

但陈兵告诉张士华,所有工人的工资都是年终才结算的,他让张士华年底再来。此后几个月里,张士华到别的工地继续打工。这期间,他曾多次回到工地找陈兵讨要工资,但每次都得到相同的答复,“年底再来”。

前天下午2点,张士华再次来找陈兵。陈兵答应支付工资,但原先约定好的工钱由95元一天变成了85元一天。这让张士华大为恼火,于是双方就扭打到一起。

据建邺警方调查,“张士华

因工资标准问题与包工头发生矛盾,双方发生扭打”。张士华显然吃了亏,头部和腿部受伤。他报了警。民警赶到后,将陈兵带回所里进行询问,并要求项目部安全员带张士华到明基医院检查身体。当晚7时许,张士华看完病后在妻子陪同下来到派出所。

据警方了解,张士华和陈兵确实是因为工资结算标准发生争执的。“他们谈好做全部工程后,按照每天95元的标准结算工资,如未做完全部工程,则按照每天85元的标准结算工资,双方均为口头协议”。

陈兵认为对方没有做完全部工程,只同意按照每天85元的标准结算工资,于是发生冲突。经医院诊断,张士华为小腿挫伤。但张士华称胸部疼痛,要观察复查,暂时不愿意接受调解。经双方协商,张士华先行看病,治愈后再到派出所调解处理,对此双方都表示同意。张士华与妻子离开后,陈兵留在派出所打电话联系筹款。

坠楼原因成谜

“民警协调后,双方协定工头交纳10000元保证金给派出所,作为张士华的医疗费。”丁志萍说,从派出所回来后,丈夫身上疼得一夜没有睡着。昨天一早,她准备和丈夫再去医院看病,可身上实在没什么钱,只好再去工地协商。“我们这趟去不是要工资,是想看看能不能先给点钱治伤。”丁志萍说,夫妻俩再次来到工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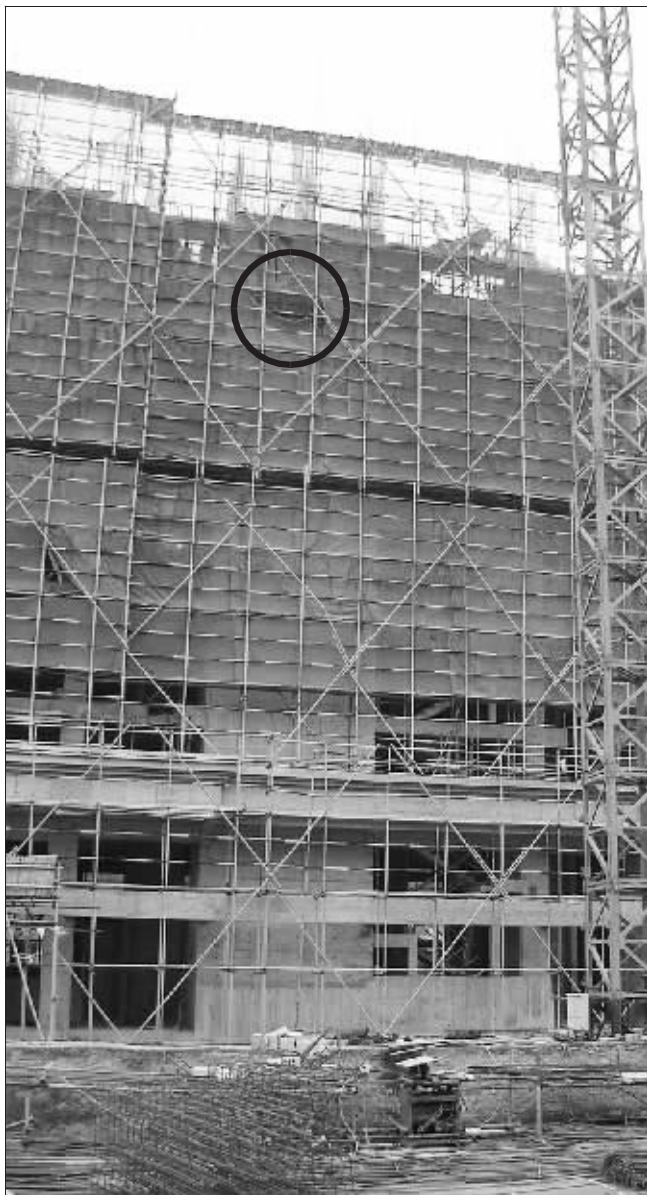
丁志萍和丈夫到工地后,究竟发生了什么事?张士华为何跑到六楼,并坠楼?对于这一段,受到强烈刺激的丁志萍已经记不清楚。她的记忆中,只有丈夫躺在地上,头下一摊鲜血的惨状。

根据警方调查,当天上午9点左右,张士华与妻子突然到和府奥园工地,安全员追进去后,发现张士华已站在六楼,他的妻子在楼下哭喊。随后,张士华突然从六楼坠下,被工地方送至明基医院抢救,但不治身亡。

对于张士华的举动,他的亲友们都表示吃惊,他们不相信,张士华会选择这条路。“为了8000多块钱,他不可能这样做!”张士华的妹夫说。他们认为,为讨工资威胁要跳楼的事情常常发生,但还没听说真的跳楼的。“毕竟是一条命啊,谁会为了几千块钱,把自己的命搭上去呢?”亲友们甚至怀疑,张士华到工地后,与工地又发生了争执,然后被逼跳楼的。不过,由于事发时他们都不在现场,丁志萍又暂时失忆,亲友们也只能是猜测。

妻子要等丈夫回来

张士华夫妇租住在建邺区友谊路永胜村76号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。去年12月21日,他们以每月180元的价格租下了这间小屋。屋外还悬挂着腌



38岁的张士华就是从这栋在建的楼房上坠下的



目睹丈夫坠楼身亡的妻子痛不欲生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辛一

制的腊肠和鸭子,“这原本是他们为过年准备的,现在肯定没心思吃了。”房东对张士华夫妻的印象非常好,张士华在工地打工,他老婆在夫子庙一个商店当售货员。“他们夫妻感情可好了,张士华人也老实,小两口虽然不富裕,但日子过得很温馨。”房东回忆说,前几天张士华还和他商量,说等要到了工资就交房租,“谁知道这一要就再也回不来了。”

打开房门,可以看到屋内除了一张双人床和一对桌椅之外,几乎再没有其他家具。桌上的电视机成了这个家里最“奢侈”的物件。屋子虽小,但被张士华夫妻打扫得干干净净,所有东西都摆放整齐。张士华夫妇平时非常节约,连条凉席都舍不得买。“他们家这条凉席,还是夏天我给他们买的。”张士华的弟弟说。

张士华有两个孩子,儿子今年17岁,已经在常熟打工。女儿才6岁,在河南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。两个孩子都准备来南京和爸爸妈妈一起过年,床上还放着张士华夫妻给小女儿新买的棉衣,可张士华的离开注定这个家庭无法过好这个春节,曾经温馨的家庭在一瞬间垮了。

丁志萍接受不了丈夫已经离去的事实,在医院里大声哭喊着,精神近乎崩溃。院方把她安排进了一间办公室休息,“不要拦着我,我要去找我老公!”“把我老公还给我!”……一遍遍撕心裂肺的呼喊。记者离去时,丁志萍情绪似乎平静了一些。她坐在医院大厅里,目光一直盯着门外,嘴里念叨着,“我在等我老公回来,他和他弟弟出去了,马上就回来……”

(陈先生报料奖100元)

»短评

生命和尊严面前 哪里有什么跳楼秀

老张坠楼而亡,也带走了这一类新闻评论的所有“角度”。

我和老张同岁,我的孩子也和他的孩子一样喜欢“喜羊羊”的新衣服。被我们唤作“民工”的每一个个体,其实都和我们关切甚深。老张的命运,促使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,他真的坠楼了,如果自杀是懦弱的行为,那么他是懦弱而勇敢地证明了一个男人最后的尊严,并且撞破了被公众命名的“跳楼秀”这个词所编织的偏见之网。

8000元,区区的数目,是一位白领的月薪,是一位老板的午餐,是一位有权者的几包烟或几瓶酒,但却是民工老张在死亡之前拼尽全力也无法获得的应有报酬啊。年关之前,8000元就是这样一个时时处于困境中的家庭的救命稻草,但是,他的努力,得到的是被打,他的尸体,得到的是工人围观,没有人为他证明什么,他的死和8000元一样,轻轻的,撞不动社会的腰。

唯有“可怜啊,为了要工资,命都丢了”这一句给我们些许的安慰。但是和集体的轻视相比,这句悲怆之语仅让人想到兔死狐悲。

从来不缺民工跳楼的新闻,总缺的是对民工命运的大悲悯,和对民工尊严的应有尊重。每有民工走上楼顶,爬上桥梁,“跳楼秀”的定性总会如期而至。民工一次次被解救的事实使得这个“秀”字更加刺目,也更加轻佻——我们不了解民工,不能和他们同呼吸、共命运,凭什么去断言一个个末路生命的内心想法?凭什么就仅仅因为民工“寻死”带来的影响就愈加轻视绝望中的民工为解救自身而进行的最后一搏?

单就“跳楼秀”这个词的“设计”而言,起初可能是笑谈,后来就含了厌倦甚至厌恶。

一个证明了跳楼不是秀的民工,一个男人,一个孩子的父亲,毫无意义地打败了“跳楼秀”这个词。但是在法理之内,我们和民工老张一样没有得到更多的“意义”。

哪里有什么“跳楼秀”?对绝望中的民工们来说,哪里有什么笑谈?

快报评论员 伍里川

»提醒

民工兄弟 记得留个书面合同

在警方的说法里,这不是一起民工“讨薪”事件,而是“工资纠纷”。暂且不去讨论这些,一个现实是:民工兄弟年关讨要合理报酬仍然不那么容易。就算是“工资纠纷”,也不免让人唏嘘:民工兄弟因“口说无凭”而讨不回工钱例子何其之多!

警方也通过这起事件提醒广大民工,在与用人单位商定用工协议时,应签订书面合同,避免发生因工资问题引发的各类纠纷。同时,一旦遇到此类纠纷,广大民工应通过正当、合法的途径解决。记者了解到,从去年12月21日至2010年2月12日,南京市清欠办组织了市建委、建工局、劳动局、公安局、总工会等部门联合办公,地址就在八宝东街1号南京市建设领域“双清”投诉中心,还没拿到血汗钱的民工兄弟可以拨打投诉电话025-84594011。